

多梦之秋

梁锦安著



花城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多 梦 之 秋

梁 锦 安 著

花城出版社

多梦之秋

梁锦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政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625印张 1插页 430,000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360—2978—0

J·2533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2)
第二章	(30)
第三章	(50)
第四章	(64)
第五章	(83)
第六章	(100)
第七章	(120)
第八章	(139)
第九章	(167)
第十章	(190)
第十一章	(213)
第十二章	(240)
第十三章	(254)
第十四章	(271)
第十五章	(288)
第十六章	(306)
第十七章	(318)
第十八章	(328)

第十九章	(336)
第二十章	(351)
第二十一章	(371)
第二十二章	(391)
第二十三章	(397)
第二十四章	(409)
第二十五章	(419)
第二十六章	(433)
第二十七章	(449)
第二十八章	(465)
第二十九章	(477)
第三十章	(495)
第三十一章	(508)
第三十二章	(520)
第三十三章	(536)
第三十四章	(547)
第三十五章	(555)
第三十六章	(572)

春天是播种的最佳季节，但如果要在秋天移植，花的功夫就要大得多。

——题记——

第一章

秋风无情地横扫着婆娑的竹林，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呼呼声。一根根拔节瘠土独立长成的竹子，靠着竹林的集体力量，抗击着暴风雨的袭击。挺拔而立的身躯，总是那样笑指苍穹，傲视人间，给人一个潇洒活脱的印象。可这竹林中，总有力薄者，或是处于疾风主要攻击处者，被折断了枝头，同时也夭折了它美好的梦，给人留下了颓败和哀痛。

呜——竹林依然发出令人心寒的哀叫。冥冥间，一起罪恶就在竹林里发生。一个血气方刚的大活人，就这样赤裸裸地被剥开了皮，露出了跟红土高坡一样的肉块和脉索，鲜红的、暗黑的血流，就像泛滥的洪水，从红土高坡上冲刷下来，滴滴答答的漫了一地，染红了竹林的白根和绿叶。很快，这撕开了皮的人体就被锋利的牛耳刀分成了肉块，一块一块地挂在竹林间，像肉店上的猪肘、牛膀、羊块、狗肉……他们吃人肉的方式更令人费解，不用烟熏，不用火烤，也不用锅煮，而只是把肉一条条的撕下来，蘸上辣椒面，凭生的就塞进了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嚼出了满嘴巴的血红……更使人惊奇的是在这咀嚼人肉的同伙里，不仅有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还有谄食人间烟火的同类……他们嚼着血红的人肉，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却在贪婪地盯着从竹丛中钻进来的一个裸女看。他们似已闻到，裸女那如桃的果乳，如粉的大腿，以及那身白白嫩嫩的肉也许会更香……裸女见此情景，便产生了恐惧，是从来所没有的惧怕……于是，她拔腿就跑，想迅速离开这鬼魅的竹林……但裸女的跑动，却提醒了身后不远的鬼怪人魔。他们以空前未有的穷凶极恶，一齐向裸女扑去……裸女跑呀，跑呀，无奈竹林里到处是尖桩子，

不但跑不了，还被竹桩拌了个满怀，重重地跌到了地上。接着，是无数的魔爪揪到了裸女的头发上和皮肉里，他们已经等不得把裸女变成挂在树上的那些肉条，就迫不及待地要将裸女生吞活剥了去……

“铃……”一阵急速的电话铃声把颜宾从梦中惊醒，才使“裸女”这个“快被撕成碎块”的身体得以还原。但是，由于梦里的恐惧还没消失，颜宾真怀疑那怪模怪样的电话声不是从电话机里发出的，而是那群吃人的魔鬼发出的怪叫。

好不容易，颜宾终于才判断出那铃声确实是从电话机里发出的，而且是响了一程又一程，似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施鸣！施鸣……”颜宾躺在床上懒得动身，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可就是听不到丈夫的答应。

也是的，新婚密月的，丈夫还是这样东游西荡，干完那事了，把个妻子赤条条的凉在床上，丈夫却不知跑到哪个角落去了。

颜宾动了动身，才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丈夫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全然不知。特别是自己睡过去后，还做了这么个恶梦，心里便有着一种闷闷不乐的感觉。当她摸到自己的下身还是沾糊糊的时候，便有一丝无名火直往头上蹿。

“铃……”电话只稍停了一会，又像催命鬼似的响了起来，吵得颜宾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赤条条的奔过去接电话，她想反正卧室里又没别的人。

电话是车站医院打来的，说是火车站的一个旅舍刚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被害者被人送到了医院。从被害者身上找到一张名片，根据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所以就找到颜宾家里来了。医院让她马上赶去。

接完电话，颜宾就真的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她顾不上穿衣服，赶忙把丈夫可能去的地方，用电话搜索了一遍。

果真，丈夫施鸣正在郎亚标家打牌，让颜宾好一阵剋。

郎亚标家的牌桌上聚集着五六个人，他们边吸着烟，边忙着“砌长城”，大有奋战通宵的架势。

施鸣接完电话回来，显得有点不快。

“阿鸣，接个电话怎么去那么久，该你了。”一牌友催促着。

“对不起，失陪了，老婆找我有点事。”施鸣依依不舍地跟大家告别。

“哎，阿鸣，你可不能赢了钱就走呵。”一牌友不满地说。

“哎，阿鸣，你不是说晚上做完了那版豆腐才来的嘛，怎么才过几个小时就把你追回去了。”一牌友开玩笑。

“这你们就有所不懂了，人家不是新婚蜜月嘛！”一牌友打趣着。

“是呀……”大家都跟着起哄。

只有施鸣一声不吭地离开了牌桌。嘴上抿着一颗突牙的郎亚标这才抿了抿嘴起身送客。

再说颜宾放下电话，便赶紧冲进了卫生间。一阵紧张的梳理后，便出门打的往火车站奔。

受害者身上有我的名片？那么，是我的熟人？朋友？还是亲属？或者……颜宾坐上汽车，才有暇思索起这些问题来。那么，要我赶去，让我去干什么？该不会是凶杀的嫌疑对象吧？不会的，如是这样，那该是公安局找我。那么，是让我协助办什么事吗？我能帮他们办什么事呢？哎呀，凶杀，真的是把人给割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难道夜里的梦也真的是事实的幻化？这时，颜宾便开始埋怨起那张多事的名片来，看来名片发多了也不是好事。可是，自己的名片是不会乱发的呀，除了亲属，再就是自己特别要好的朋友，这人会是谁呢？

颜宾风风火火地先赶到车站旁的那间旅舍看个究竟。可这里正如电话所说，受害者已经转移到医院去了，只留下需要保护的现场。

旅店非常低档。住这样的旅舍的人当然不会有多大的身份，充其量也就是每年报刊电台上报道说的那些外出找工做的农村盲流。这些人花不起更多的钱，随便将就着有个窝圈一个晚上就行。可就是，这样的人，哪来我的名片呢？颜宾继续想道，我虽说算不上什么社会名流，可也算是江州市医学界小有名气的人士，当年还在部队时，在那场边界的战争中，还为国家立了功，也可算是社会上的有功之人。因而跟自己交往的人，大体上也不相上下，更没接触过什么盲流。于是，颜宾怀疑这人不一定是她交往中的人，或许他身上的那张名片是在哪个角落里捡来的呢。这些人也真是的，给你张名片是对你的友好，怎么能到处乱丢呢？这不害得我无事找事吗？名片呀，看来真的不能多发。

听在场的人说，遇害者是夜里刚下火车的乘客，也许是长途坐车累了，想就近临时找个地方睡一觉再说，看他的车票就知，连卧铺都坐不上，真够他累的，没想到刚睡着就遭此毒手。

看来，这件事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颜宾迫不及待地向医院赶，急着要看个究竟。

深夜的医院静得很，对于颜宾这么个突然闯进去的不速之客当然就特别引人注目。

“呵，你就是被害者的亲人吧，怎么现在才来，遇害者需要住院急救，你赶快给办住院手续吧。”一个胖敦敦的女护士问了几句颜宾的来意，便似乎懂得了一切，以命令的口吻对颜宾说。

我的亲人？我还不知道他是哪个乌龟王八蛋呢。颜宾心里这样骂着。但在这样的场合只有疯子才会骂人。颜宾只好换了个意思说：“伤者呢？让我看看。”

“遇害者伤得很重，医生正在急救，外人不得进去打扰，你还是抓紧办住院手续吧。”胖敦敦护士显出一切按原则办的姿态。

人没看着，这边就叫掏钱了。这些人也真会打算，怕这急救是白忙活了。也难怪呀，不都实行市场经济了嘛。颜宾终于明白了深

更半夜找她来的真正用意。

等颜宾看到被害者的东西，皮箱、军衣、批准转业的通知书……真令她大吃一惊：杨青？这就是在部队当宣传处长的杨青？怎么会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是他，这太出乎颜宾的意料了。

颜宾一愣怔，赶紧找医院说情，生怕他们怠慢了此事。接着便赶紧给杨青办理住院手续，又是登记，又是奔跑取钱，差点没把腿跑断。几千元的押金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但此事对于颜宾来说，就是倾家荡产她也要想办法把杨青救活。

等颜宾忙完这一切返回家里，才看见自己的丈夫闷坐在家里的长沙发上。

“好你个施鸣呀，怎么现在才回来，你没看见我都快忙死了。”颜宾见到施鸣，当头就数落开了。

“还说呢，你说到车站售票厅的门口等，可我等了半天不见你踪影。我还以为听错了，又转到其它几个车站去找，可把我给累死了。”施鸣不满地辩解着：“那个受害者是你什么人呀，值得你这样觉都不睡去东颠西跑的。”

“不许你乱说，又没碍着你什么。”见施鸣累着，颜宾的说话也软了许多，体贴地坐到了施鸣的身边。

“你知道，我从来还没有像今晚这样到车站去挤过。”施鸣还在埋怨。

“是啰，累坏我的老公了。”颜宾伸手把丈夫的头揽进了自己的怀里，说，“都过去了，别生气了。我们还是新婚蜜月呢，快抓紧洗洗睡吧，等会再给你补偿，行了吧，喔？”

“是吗？”施鸣一激动，挺身就把颜宾压到了沙发里。

“叮铃……”施鸣还没起床，不知是谁就按响了他家的门铃。

“是谁那么早就找上门来了，我还是蜜月休息的时间呢。”施鸣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原来此时的时间已是上午

10点多钟了。施鸣只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趿鞋、穿衣……赶紧跑去开门。

“呵，是公安局的，请进，请进！”施鸣见门外站着的是两位公安局的人员，赶紧开门请进来。

“喔，打扰了，我是市公安局的侦察员林上立。”一公安员自我介绍着，接着就指了指跟在身后的一名公安人员说，“他是我的同事，叫刘小刚。”

“欢迎，欢迎，请坐……”施鸣显得很热情，等客人坐下后，随手打开了茶几上的一个糖盒，说：“请吃糖”。

“喔，是喜糖呀，这肯定得吃的了。”林上立示意着刘小刚吃糖，说，“哎，新娘呢？”

“哎，还说呢，自从车站出了个凶杀案——杨青事件，她就没沾家似的，这不，一早又往医院跑了。”施鸣说。

“是嘛。听说你夫人跟那个杨青原来就在一个部队工作？”林上立问。

“不是一个部队的。是在那场自卫还击战中，有一次战斗编到了一起，有那么一场生死与共的战斗经历。”施鸣说。

“那就难怪了，战友重逢嘛。”林上立说。

“是吗？哎，老林，您不也是从部队上转业来的吗？”施鸣问。

“是呀。不过我是曲线进的江州城。”林上立说。

“看得出，你们从部队转来的人，互相之间好像都有那么一种亲切感似的，真让人羡慕。”施鸣说。

“哎，据了解，小施你不也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嘛？”林上立问。

“我在部队的时间很短，那是大学毕业的实习期，分到部队锻炼，正好碰上了那场战争，于是就随部队上了前线。从前线下来后，就毕业分配了。所以我这算不上军人。”施鸣说。

“这种情况更特别。可以说，曾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呀。”林上立说。

“那比起你们可差远了。你看我家颜宾，对待杨青的那股热乎劲，就是我病了也许她也不会那么上心。”施鸣说。

“是吗？”林上立说。

“那一点不假。”施鸣说。

“你还没病呢，你怎么知道她不上心呢？别不是吃醋了吧？”林上立说。

“那倒不是。我这不是形容你们部队上的人的亲蜜嘛。”施鸣说。

“他们有那么一段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那是当然的。正好，我们接手了杨青遇刺这个案子，想找你们了解了解杨青的情况。”林上立说。

“这个，你找我老婆好了，我了解得不多。”施鸣顿了顿，继续说道，“听我老婆说，杨青也是咱们江州人，家住东部大山里的香松县，年纪跟我不相上下，可在部队已官至处长，看来是个挺能干的人物。”

“是呀，是呀。”林上立说。

“据说他的背景也是挺复杂的。”施鸣说。

“这方面你能说得具体点吗？”刘小刚说，“比如说跟这次凶杀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或者说这次是因什么到这来的？”

“我也说不好。这次据说是在部队决定他转业后才回来的，也许是想回来找工作什么的。你们也许清楚，据说转业干部的这一关挺重要的。”施鸣说。

“是呀，是呀。这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多少人为这事伤透了脑筋。”林上立说。

“可就是，他怎么会遇上这种不幸的事。”施鸣说。

“是呀。你是否知道，跟他来往的都有一些什么人？”林上立问。

“这个我就更谈不上了。据说，他在部队，跟他的直接领导的关系不是那么太好。再有，就是听说他的爱情挺复杂的，先是当兵前

在家乡就跟一个广播员有那么点意思，后来发展到了准备结婚的程度，可就在他从部队请假回乡待婚的时候，才知道女方与地方上的一个什么官有不正当关系，气得他连婚都不结就返回了部队。像他这样的人，说身材有身材，说人才有人才，在部队驻地肯定也是女青年追逐的目标。在他与家乡的广播女脱离关系后，便在驻地选择了一个目标准备好下去，无奈他的上级不让，信口给他谈了几条不准在驻地谈恋爱的戒律。”施鸣说。

“部队干部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呀。”林上立说。

“是呀。”施鸣继续说道，“把战士的规定套到他这位干部的身上，说干部更应带头执行之类，强迫他与驻地女青年脱离关系。这一脱离，却致使那位痴情的女大学生殉情自杀身亡。这些肯定给杨青造成许多打击，据说至今杨青都还没有婚配。”

“哎，当兵的就这样，受制约的条件太多。”林上立说。

“喔，出事后，颜宾与杨青的部队通过一次电话。部队说杨青早半个月就已请假离开了部队的。”施鸣说。

“喔？那他为什么现在才回来？这半个月他去了哪里？”林上立问。

“据说是他悄悄潜到边界上去活动了半个月。”施鸣说。

“边界？杨青到边界上去干什么？还要悄悄去。”林上立问。

“再详细的情况我就知道了。”施鸣想了想，又说，“哎，老林，你说我们需不需要回避一下，比如说颜宾，我叫她别再管这事，避得越远越好，免得到时吃不了兜着走。”

“喔，这没事。你们不帮助他，那杨青现在还生死未卜的，该怎么办？”林上立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说，“施老弟，你们就辛苦点吧，我代表转业干部感谢您了。”

“看您客气的。看您这年纪，我该叫您前辈才是。”施鸣说，“也是的，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要您来跑跑颠颠的。”

“我们林科长在部队上就是个炮团团长，要他干科长是低二级

安排了。”这时，刘小刚才又插上一句话。

“是嘛，老林，那真是委屈您了。”施鸣说。

“还计较那些，在部队上干了大半辈，让个位子给年轻人干，我到地方上来有事干有饭吃就行了，人家还有低三级安排的呢，这不算什么。”林上立说。

“这转业干部也太亏了，在部队上打生打死，回到地方上来连个位置都没有。”施鸣大有打抱不平的架势，说：“我要是在部队呆下去，我非要讨个说法不可。”

“哪里讨？谁理你？”林上立自知说话有点过，赶忙又改了口，“喔，施老弟，难得你有这份心，那么颜宾跟着你就放心了，转业干部都不容易，你得好好待她呀。”

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和颜宾的精心护理，杨青的伤势终于稳定了下来。于是，颜宾就决定将杨青转回部队医院去治疗。因为杨青还没有正式离开部队，这件事当然还得由原部队负责。

颜宾与杨青不是同一个部队，但对部队的一切都是熟悉的，所以她放弃了蜜月的休息，决意要亲自护送杨青转院。

转院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回部队重游，别是一番滋味。

颜宾并不认识杨青部队上的人，但部队政治部的胡主任听说护送杨青回来的颜宾就是原军区颜副司令员的女儿，所以也使得他的眼珠子转了好一会。胡主任一直在基层呆，没有机会见到过军区颜副司令，但他知道颜副司令是大军区里德高望重的老首长，现任的许多军区首长都是他的老部下，关系非常融洽，据说就是中央领导人来江州，都得登门拜访颜老。可见他的地位显赫。

这么一想，胡主任就觉得颜宾不是个寻常的人物，所以他一反往常的板栗面孔，还说要亲自设宴给颜宾洗尘接风。

这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因为胡主任的固执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优点就是他事事讲原则；缺点就是他缺乏工作的灵活性。据说他后来那么久都提不上去，跟这也有关系。

因而胡主任看人，往往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他喜欢把别人的缺点放大，然后就往某一个圈子里套。谁要是被他套上了，你便很难改变他的看法。据说他很久就有了要把杨青搞转业的意思，只是拿不出个充足的理由来，老是通不过部队党委的那一关。因为杨青的功绩和声望毕竟已在部队中形成，不容胡主任随便信口雌黄得了。不过，事情也有蹊跷，后来还是让胡主任抓住了杨青的一个把柄。而且这个把柄非同小可，说出来能使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就是胡主任从一封遥远的来信中认定杨青与一个女人生了一个私生子。“私生子”事件不容置疑地打破了杨青的“将军梦”，而把他推上了转业的道路。转业就转业吧，许多人还申请转业呢，杨青也乐意接受。

当然，胡主任也不是铁板一块，熟悉他的人还是知道他也有他的灵活性的，只不过他的这点灵活性只对自己而已。比如他的势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说凡事没有他的所求，他是不会理采的。就拿现在接待颜宾来说，他又有什么所求呢？这只有他自己知道。来人身居改革开放前沿的大城市，高干子女；他胡某人还有个女儿快要大学毕业了（属于自费的国家不包分配的那种），正打算要往这个开放城市钻呢。这条路子他胡某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胡主任给颜宾接风的晚餐搞得很丰盛，这使颜宾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还远没到开饭的时候，胡主任的车子就到了。他从车子里钻出来，挂在他脸上的符号果然全都变了。

胡主任到达招待所，先是到厨房、餐厅去巡视一番，不厌其烦地反复地作了一番布置，然后才在转业办主任的陪同下向颜宾的住处走去。

“主任您好！”听了转业办主任的介绍，颜宾不失礼貌地首先打

招呼。

“啊吓，听说你中午就到了，可是因为忙，一直未能来看你。”胡主任见到颜宾，便赶忙走过去跟她握手。

“真不好意思劳您主任的大驾。”颜宾对胡主任的为人，过去隐约地有所闻，但见面的客套是少不了的。

“你过去虽然不在我们单位，但也是从部队出去的，难得回来一次，应该好好叙一叙。”胡主任觉得自己的话说得似乎不是那么顺溜，便赶忙又补上一句，“你难得来一次，这次回部队来，我陪你到各处走走。”

“我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只是杨青他……”颜宾正想把话扯上正题。

“你一路劳累，现在不谈工作，先轻松轻松……”胡主任打断了颜宾的话。

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尽管胡主任很健谈，但还是出现了几次冷场，急得转业办主任一次次地往餐厅打电话。

好不容易，他们才熬到了入席的时候。席间，胡主任频频向颜宾劝酒。这颜宾在当年出师参战时，试过一大碗不醉。可这哪是胡主任的对手？胡主任是有名的酒坛子，外名叫津巴布围（斤把不讳），这喝酒谁能跟他拼实力呢？

“我总不能欺负女同志吧？这样吧，我喝10杯，你喝一杯，总可以吧？”胡主任说着，就这么干了起来。

就是这样，颜宾也记不清多少杯下肚了，感到浑身一阵阵的发热。她想得赶紧把杨青的事说了，一切都得由他主任点头拍板呢，别喝醉了把正事给误了，那边人家还躺在特护室里呢。

“主任，也许您知道，我是护送杨处长回来的……”颜宾见缝插针，又想把正事提出来。

“哎，吃饭不谈公事，我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喝！喝……”只见胡主任的两片黑唇一沾杯，嚙的一声，一杯酒就吸进了他的肚里。